

簡論常州詞派的南北宋之辨

孫克強*

摘 要

南北宋之爭是清代詞學史上貫穿始終的論題。雲間派崇尚南唐北宋，黜斥南宋；浙西詞派反其道而行之，力推南宋，標舉姜（夔）、張（炎）。常州詞派崛起之後，對南北宋詞的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前人南北宋之爭的得失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張惠言在〈詞選序〉中對詞人的褒貶均沒有南北宋的域界標準，實際上摒棄了清初以來偏取北宋、南宋的流派意氣。周濟、陳廷焯更是具體分析了南北宋詞不同的風格特點以及優缺點，並指出了南北宋詞各自的價值定位。常州詞派對南北宋詞的論析呈現以下特點和意義：由「南北宋之爭」到「南北宋之辨」；對南北宋詞各自特點以及二者的比較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對今人認識南北宋詞有直接影響。常州詞派之後以晚清四大家為代表的傳統詞學和以王國維為代表的新詞學又形成了新的南北宋之爭。

關鍵詞：常州詞派、南北宋、張惠言、周濟、陳廷焯

2009.04.23 投稿；2009.6.02 審查通過；2009.06.05 修訂稿收件。

* 孫克強現職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On th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of ChangZhou Ci School

Sun, Ke-qiang *

Abstract

The disputes about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throughout Ci poetry criticism in Qing Dynasty. YunJian Ci School advocated Southern Tang Dynasty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y rejected Southern Song; ZheXi Ci School had the opposite attitude, they respected the Southern Song, and set the Jiang Kui and ZhangYan as an symbol. After ChangZhou Ci School rose, they discussed the features about Ci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deeply, and rethought the gains and loses about the dispute comprehensively. Zhang Huiyan didn't set a boundary line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he commented the poets in The Preface of CiXuan. he discarded the school's personal feel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e Qing Dynasty that advocated Southern or Northern Song. Zhou Ji and Chen Ting-zhuo analysed the different styl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i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and pointed out the respective value of them. ChangZhou Ci School's analysi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s as follows: from disputing to distinguishing; deeper recognition of respective features and the comparison of Ci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the direct influence on people's perspective today. After ChangZhou Ci School, traditional ci-poetry criticism which represented by the Four maste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new ci-poetry criticism which represented by Wang Guo-wei, started a new dispute o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again.

Keywords: ChangZhou Ci School,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Hui-yan, ZhouJi, Chen Ting-zhuo

*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在清代詞學史上有一個貫穿始終的論題：南北宋之爭，其內涵是：北宋詞（一般包括唐五代）或南宋詞哪個應該作為學習的典範？各時期、各流派觀點主張各有不同：雲間派崇尚南唐北宋，黜斥南宋；浙西詞派反其道而行之，力推南宋，標舉姜（夔）、張（炎）。常州詞派崛起之後，對南北宋詞的各自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對前人南北宋之爭的得失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常州詞派張惠言、周濟、陳廷焯關於南北宋詞的辨析深刻而全面，客觀而公允，不僅對清代南北宋之爭的論題做了總結，而且有助於今人深刻認識詞史的發展嬗變規律。

南北宋詞由於不同的詞學背景和時代審美要求而呈現不同的風貌。明代詞壇重北宋輕南宋的風氣頗盛，明人所推崇的宋代詞人多為北宋，而置南宋於不屑。如楊慎評南宋詞人馮艾子詞云：「有北宋秦、晁風味，比南宋教督氣、酸餡氣不侔矣。」¹李元玉《南音三籟·序言》：「趙宋時，黃九、秦七輩競作新聲，字戛金玉；東坡雖有『鐵綽板』之誚，而豪爽之致，時溢筆端。南渡後，爭講理學，間為風雲月露之句，遂遜前哲。」皆認為南宋不及北宋。由明至清初，詞學家對唐五代北宋詞多有偏愛，而對南宋詞要麼置而不論，要麼輕蔑視之。明末清初的雲間派揭開了南北宋之爭的帷幕，陳子龍〈幽蘭草詞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或穠纖婉麗，極哀豔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母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儻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為了改變明代以來詞壇頹靡的局面，陳子龍提出了學習南唐、北宋的主張。要求端正詞人的創作態度，強調詞的風騷之旨，學習南唐北宋自然流暢風格。雲間派的另一位詞家宋征璧也說：「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²雲間詞派的主張得到了廣泛的贊同，西泠、揚州、柳州、常州等地的詞家紛紛步雲間の後塵。學詞者取徑唐五代北宋，貶斥南宋。

繼雲間詞派而起的浙西詞派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取法南宋的主張。朱彝尊云：「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³朱氏又反復提出「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

¹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轉引，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008。

² 徐鉉，《詞苑叢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4引，頁76。

³ 朱彝尊，《詞綜·發凡》，見氏著，《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10。

師南宋。」⁴以引起人們對南宋詞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張炎為代表的清雅詞風改變詞壇柔靡的風氣。朱彝尊的主張先後經浙西詞派成員如汪森、厲鶚、王昶、吳錫麒、郭馨等人的鼓吹，在適宜的政治氣候助動下，很快風靡大江南北，取得了詞壇盟主的地位。並歷康、雍、乾、嘉數朝而不衰，詞壇幾於「家祝姜、張，戶戶朱、厲」。⁵謝章铤曾評述清代前中期詞壇風氣的變化云：「昔陳大樽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為的，自李武曾以逮厲樊榭，群然和之，當其時亦無人不南宋。」⁶陳廷焯亦云：「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⁷此後，中後期浙派詞論家，無不以推揚南宋作為核心論點，倡南宋成為浙西詞派標誌性的主張。

—

嘉、道以後，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內憂外患，朝政動盪。在詞學領域，詞家逐漸摒棄已走入追求形式技巧的浙派末流，尋找能夠抒發鬱結心胸情感的方式和途徑，常州詞派應運而生。張惠言大張「意內言外」之幟，以比興寄託作為論詞的標準，詞學風尚為之一變。常州詞派關於南北宋詞的辨析始於張惠言，雖然他並沒有對南北宋的優劣作出正面的闡述，但他對唐宋詞人的分析評論奠定了常州派詞學家對南北宋詞認識的基礎。最能體現張惠言對南北宋詞態度的是其〈詞選序〉：

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為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

⁴ 朱彝尊，〈水村琴趣序〉、〈魚計莊詞序〉等文，見氏著，《曝書亭集》卷40。

⁵ 彭兆蓀，〈小謨觴館詩餘序〉，《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0）。

⁶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3，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530。

⁷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3，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825。

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

這段話闡述了張惠言的詞史觀，並體現了他對南北宋詞的認識。結合張惠言其他詞學文獻我們可以認識其對南北宋詞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張惠言持南北宋詞兼美並舉的態度。他將宋代詞家分成二類：一類是「淵淵乎文有其質」者，共計八人：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另一類是「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者，共四人：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第一類是代表宋詞最高成就，值得效法的；第二類屬「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是應分析對待的。我們注意到第一類中，北宋、南宋各有四人，第二類中北宋、南宋各有二人。總體來看張惠言對南北宋並未顯得厚此薄彼，特別突出某一時期。

關於張惠言到底是尊南或重北，後世的看法完全相反。一些人認為張惠言尊尚南宋，許宗彥〈蓮子居詞話序〉記云：「王少寇述庵先生嘗言：北宋多北風雨雪之感，南宋多黍離麥秀之悲，所以為高。亡友陽湖張編修皋文為《詞選》，亦深明此意。」是說張惠言與王昶（王少寇述庵，浙西詞派的重要成員）一樣是推重南宋詞的。潘德輿在當時頗為著名的〈與葉生名澧書〉中曾對張惠言的《詞選》提出了批評：「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闕深曲摯則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張氏於北宋知名之篇，削之不顧，南宋尚何間焉。」潘氏認為張惠言的《詞選》對北宋詞重視不夠，亦指其偏重南宋。而另一些人卻認為張惠言提倡北宋，譚獻《復堂詞話》云：「翰風（張琦）與哲兄（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雖叮咛未辟，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為，大雅適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徐珂《清代詞學概論》亦云：「浙派至乾嘉間而益敝，張皋文起而改革之，其弟翰風和之，振北宋名家之緒，闡意內言外之旨，而常州派成。」其實在《詞選》中張惠言並沒有明顯的傾向性，南北宋兼舉並重。

第二，從深層來看，張惠言對北宋詞人的推重影響更大，更有意義也更值得我們注意。如上文所述，表面看來張惠言對南北宋不分軒輊，但從《詞選》中對具體詞人的評價以及選詞的數量來考察，北宋的分量則更重一些。先來看對詞人的評價。〈詞選序〉中評價最高的詞人是溫庭筠：「溫

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並評論飛卿〈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一詞云：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將溫庭筠與屈原相提並論。將「最高」的讚譽給予晚唐的溫庭筠，這是對浙派尊南宋姜夔為最「傑出」觀念的極大反動。再來看選詞數量。《詞選》中選秦觀詞頗多（10首）。饒宗頤先生曾據此並考察董士錫論秦觀、董毅《續詞選》增選秦詞7首等材料得出結論：「尊崇淮海是張氏家學」⁸。張惠言的朋友陸繼輅的《合肥學舍筭記》引張惠言語云：「皋文云：詞以結興為上，風神次之，北宋人惟淮海無遺憾。」可見張惠言偏愛秦觀詞的原因在於其「結興」，不但有寄託，而且不見寄託痕跡，所以秦詞成就最高。綜上可見，張惠言對北宋（包括唐五代）的偏愛和推崇確為事實。

客觀來看，如果說張惠言反浙派之道而行之，浙派推崇南宋，張氏就有意標舉北宋；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張炎，「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⁹，是言過其實了；但張惠言能在唯南宋是舉的浙派一統的天下，提出北宋可與南宋不分優劣，而且北宋又略勝一籌，在當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實際上是開了打破南宋一統天下的風氣，對後世詞學家，特別是常州詞派的詞學家重新評價南北宋詞，重新認識明末以來的南北宋之爭都有重要意義。

二

張惠言對南北宋詞的認識拉開了常州詞派討論南北宋之辨的序幕。常州詞派的形成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深受浙派的影響，到逐漸走出浙派的陰影，再到另立旗幟取而代之。常州派的諸多詞學家大都有同樣的變化過程，如張惠言、周濟、董士錫、譚獻、陳廷焯等等。特別是周濟、陳廷焯，他們對待南北宋詞的態度從獨尚南宋，到對南北宋詞進行客觀深入的辨析，最能代表常州詞派的觀點。

⁸ 饒宗頤，〈張惠言《詞選》述評〉第五節「張惠言嗜秦淮海」，《文鞭——文學史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1）。

⁹ 江順詒，《詞學集成》卷5引汪稚松語，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273。

常州詞派的南北宋詞之論是從檢討清初以來南北宋之爭的弊端入手的。周濟云：「詞之為技小矣，然考之於昔，南北分宗；徵之於今，江浙分派，是亦有故焉。」¹⁰指出以往的南北宋之爭是宗派意識的產物。陳廷焯亦云：「國初諸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真，謀色揣稱，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為晏、歐復生。」¹¹指出清初雲間派偏嗜北宋、浙西派獨尊南宋帶來了種種弊端。

嘉道年間，浙西派的流弊日益顯現，特別是偏尚南宋的風氣給詞壇帶來了不良的後果：一是只知南宋，無視北宋，周濟指出：

近世之為詞者，莫不低首姜、張，以溫、韋為緇撮，巾幗秦、賀，箏琶柳、周，儻楚蘇、辛。一若文人學士清雅閑放之製作，惟南宋為正宗，南宋諸公又惟姜、張為山門。嗚乎，何其陋也！詞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軀同面，千面同聲，若雞之弮弮，雀之足足，一耳無餘也。¹²

獨尊南宋姜、張，而無視北宋諸多大詞人的存在，可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僅見識淺陋，而且取法狹窄，造成「千軀同面，千面同聲」的惡果。

二是對南宋的認識也極為片面，周濟說：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互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並為一談，亦固其所也。¹³

南宋詞壇本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並非僅僅是姜、張清空的天下，浙派的南宋論的癥結即在於此。

在批評浙西詞派獨尊南宋的基礎之上，周濟、陳廷焯對南北宋詞的特點、價值進行了分析比較，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¹⁰ 周濟，〈味雋齋詞自序〉，見陳乃乾，《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據開明書店 1937 年初版複印，1982）。

¹¹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 1，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3775。

¹² 周濟，〈宋四家詞筏序〉，《止庵文》，常州先哲遺書補編本。

¹³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1629-1630。

第一，兩宋各有其美，不可偏廢。陳廷焯認為：「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¹⁴南北宋「不可偏廢」，反對世人「妄為軒輊」¹⁵，「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¹⁶周濟在〈詞辨自序〉中將兩宋詞人特點的比喻為：「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均持欣賞的態度。因而他們對南北宋詞的分析比較就能夠摒棄出於偏愛而偏執一端的弊病，態度客觀，持論公允。周濟和陳廷焯還具體分析了南北宋各自的特點和優劣。周濟指出兩宋各自的盛衰表現：「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¹⁷這是著眼於詞史發展的見解，北宋時期完成了由樂工歌妓之詞向士大夫之詞的轉變，北宋詞的興盛時期正是士大夫之詞創作的高峰時期；南宋末期文人結社唱和十分盛行，隨著南宋的滅亡，詞社亦漸趨湮滅。

周濟著重分析了南北宋詞的風格特點，〈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稱南宋為「清泚」，北宋為「穠摯」。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分析了南北宋詞人在寫景、抒情、敘事上的不同：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就景敘情」即觸景生情，是在一種自然狀態下的創作；「即事敘景」，有主題先行的性質，根據思想主旨的要求，選景或造景。這本為兩種創作模式，沒有高下之分，但從周濟所說的「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來看，還是隱有伯仲之感。陳廷焯對兩宋各自的特點也有精彩的分析：「北宋詞，《詩》中之〈風〉也；南宋詞，《詩》中之〈雅〉也。」¹⁸《詩經》中〈風〉詩多民歌，質樸純真；〈雅〉詩多出於文化修養較高的貴族士大夫，重文采修飾。以〈風〉〈雅〉詩比北南宋詞確實較為貼切。

周濟、陳廷焯對南北宋詞的各自缺點也進行了分析。周濟指出北宋南宋各有一些無聊的品質不高的詞：

¹⁴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6，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909。

¹⁵ 陳廷焯，《詞壇叢話》，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720。

¹⁶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8，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963。

¹⁷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頁1629。

¹⁸ 陳廷焯，《詞壇叢話》，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720。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¹⁹

北宋詞常常作於歌妓侑宴的場合，南宋的詞社多產生文人消遣的作品，兩宋劣質的作品往往產生於這些場合。與此相聯繫「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²⁰分別從南北宋詞的創作環境談到作品的特點，再分析各自的作用和意義，十分深刻而精闢。陳廷焯也指出了南北宋詞各自的瑕疵：

北宋間有俚詞，南宋則多遊詞。而侂詞則兩宋皆不免。²¹

北宋時期，文人詞多學習借鑒民間詞，故詞中常見市井俚俗的語言；而南宋時期不少詞人遊戲於詞體，賣弄技巧，油腔滑調，是為遊詞。

第二，南北宋詞的價值定位。周濟云：

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²²

在周濟看來，「高者」和「下者」皆在北宋；南宋居於中間。應該說這是一個十分客觀而又深刻的分析。在這個基本判斷的基礎上，周濟提出了「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²³這一著名學詞途徑的詞統論：從南宋入手最後達到北宋的境界。其具體的途徑為：從南宋末年王沂孫詞入手，因為王沂孫身經亡國巨痛，其詞有明顯的寄託之旨，且「麤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便於學習，從有寄託入，正是入門須正之意；歷夢窗，是因為吳文英詞「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為北宋之穠摯」，「夢窗由南追北」是南北宋之間的一座橋樑；再歷稼軒，「稼軒由北開南」辛棄疾詞風是北宋蘇軾豪放詞風的發展，「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乃南北宋之間的又一座橋樑；最後達到

¹⁹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1629。

²⁰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1645。

²¹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 8，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3964。

²²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1630。

²³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1643。

北宋周邦彥詞的渾化，既有寄託又含蘊深厚不露跡象，「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臻於最高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入手時，選取南宋而捨棄北宋，其目的是為了避免誤入北宋最「下者」之途，這樣既考慮到了入門須正的原則，又顧及到了初學者的條件基礎，避免發意過高。可以說，周濟的學詞途徑的詞統說指出了南北宋之間融通貫穿的深層因素，正是其南北宋詞之辨思想的體現。

陳廷焯也指出北宋為南宋的先導：「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為南宋導其先路。」²⁴注意到北宋對南宋的影響，從聯繫、發展的角度看待兩宋的關係，顯然比孤立議論南宋、北宋更有眼光。

特別需要辨析的是，常州派往往被人視為「北宋派」，即是說常州派對北宋詞更為推崇，如王國維《人間詞話》就說周濟「推尊北宋」。的確，周濟、陳廷焯等人評析南北宋詞常有北宋勝於南宋的言論，如周濟說：「花間極有渾厚氣象」，而「南宋人始露痕跡」²⁵。周濟又從寫作手法分析：「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溫、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²⁶指出北宋詞技法高妙而又渾化無跡，南宋遠不能及。陳廷焯也曾說北宋詞之優長在於「風格高」：「風格之高，斷推北宋。且要言不煩，以少勝多，南宋諸家，或未之聞焉。南宋非不尚風格，然不免有生硬處，且太著力，終不若北宋之自然也。」²⁷所謂風格高實為自然天成，相比於南宋詞的人工雕琢痕跡較重來看，確是一大優點。又說北宋詞有「古意」：「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今後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²⁸北宋詞與唐五代詞相似，氣象渾厚，南宋詞有刻意經營的痕跡。對於以上的言論，筆者認為：正如前文所說，周濟、陳廷焯發表評論的當時，浙派的影響還相當廣泛，學詞者對北宋詞相當輕視，甚至十分無知，故周濟等人要在闡發

²⁴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3，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825。

²⁵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1631。

²⁶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1645。

²⁷ 陳廷焯，《詞壇叢話》，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720。

²⁸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3，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3825。

北宋詞的優點方面多用功夫，同時將南宋詞作為對比參照，特別要顯示一些北宋詞勝過南宋詞的地方，以彰顯北宋詞的價值。總體來看，周濟、陳廷焯論南北宋詞，並無傾向性的軒輊，更無意氣的褒貶，而是在辨析兩宋各自不同特色的基礎之上，指出其高下優劣，確定其在詞史上的定位，態度客觀公允，見解深刻精闢。

三

常州詞派的南北宋之辨由周濟、陳廷焯的評析為代表，其他常州派的詞學家持論亦相類似。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與周濟同時的常州派重要詞家董士錫論兩宋詞人云：

秦之長，清以和；周之長，清以折；而同趨於麗。蘇辛之長，清以雄；姜張之長，清以逸；而蘇辛不自調律，但以文辭相高，以成一格，此其異也。六子者兩宋諸家皆不能過焉。²⁹

所標舉的六人中北宋（秦觀、周邦彥、蘇軾）、南宋（辛棄疾、姜夔、張炎）各有三人，可見其於南北宋毫無軒輊。劉熙載《詞概》云：

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沉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

馮煦《蒿庵論詞》云：

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椎鑿之跡。至竹坡、無住諸君子出，漸於字句間凝煉求工，而昔賢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關鍵也。

兩人的評論雖給人有偏愛北宋詞的感覺，但細品下來均是著眼於兩宋詞的風格差異：北宋詞自然天成、南宋詞人工藻飾。著眼於風格差異與著眼於價值判斷是有本質的區別的。其實在《詞概》、《蒿庵論詞》中對兩宋詞人均有予以盛讚者，對南宋詞人也予以高度評價。以評姜夔詞為例，《詞概》云：「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蒿庵論詞》云：「白石為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榘。……」

²⁹ 董士錫，〈餐華吟館詞敘〉，見氏著《齊物論齋文集》卷2，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集部別集類1507。

石帚所作，超脫蹊逕，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不薄南宋的態度無可置疑。

常州詞派對南北宋詞的論析和比較在詞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第一，由「南北宋之爭」到「南北宋之辨」。縱觀清代詞學史可以發現，清代前中期的雲間派、浙西派在論及南北宋詞時往往偏嗜一端，或重北輕南，或尚南黜北。他們對南北宋詞發表的意見與其說是見解認識，不如說是為自己所在流派搖旗吶喊；換言之，他們將對南北宋詞的評價只是作為本派詞學主張的支撐和闡釋依據，對兩宋的客觀特點並不感興趣。常州派的南北宋之辨已經汰去了流派爭辯的意氣，態度客觀，視野寬闊，分析深入，自然立論較高。

第二，對南北宋詞各自特點以及二者的比較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常州派的詞論家對南北宋詞的分析無論是角度、方法還是深刻程度都值得稱道。周濟、陳廷焯的分析站在詞史發展嬗變的高度對南北宋詞的特點進行關照，涉及多個側面和角度，如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文人心態、文體差異、技法演進等，南北宋詞的各自特性得以顯現。

第三，常州詞派尤其是周濟、陳廷焯的觀點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對南北宋詞的認識。考察一下當代文學史教科書或者詞史、詞學史專著中有關南北宋的闡述，絕大多數可以在常州派的論說中找到出處。甚至可以說，我們今天的詞史觀中對南北宋詞的認識是主要建立在常州詞派南北宋之辨的基礎之上的。

晚清詞壇有關南北宋詞的爭論辨析又生新的波瀾。一方面，繼承常州詞派的衣鉢的晚清四大家以推崇《夢窗詞》為旗幟，以至被人認為是「南宋派」³⁰。此派進入民國之後勢力強大，如四大家的弟子如陳洵、劉永濟等皆是；一方面，王國維借鑒西方美學思想方法論詞極力褒揚五代北宋，貶斥南宋，胡適、胡雲翼等步其後塵，可稱為詞學新派，有後出轉盛之勢。關於晚清四大家對南北宋詞的認識，現代論著如《清代詞學》第11章中已有論述，認為並不偏主一端，而是「治南北宋而一之。」³¹「新派」欣賞北宋的問題頗為複雜，概括來說，其中有對四大家的反撥意識，亦有涉詞

³⁰ 譚獻《復堂詞話》：「臨桂況夔笙舍人周頤……銳意為倚聲之學。與同官端木子疇、王幼遐、許玉璩唱和，刻《薇省同聲集》，優入南渡諸家之室。」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4007。

³¹ 譚獻《復堂詞話》，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4019。

不深憑感覺發議論的因素，還有一些政治、學派的影響等等，這些已逸出本文的範圍，待以後專文論析。 【責任編校：廖婉茹】

主要參考書目

專著

-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張惠言，《張惠言論詞》，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收錄於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陳乃乾，《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
-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集部別集類 1507。
-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 1993

專書論文

- 張仲謀，〈論清代詞壇上的兩宋之爭〉，收錄於《近古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期刊論文

- 孫克強，《清代詞學的南北宋之爭》，《文學評論》第 1 期，1998
- 陳水雲，〈論康熙年間詞學的南北宋之爭〉，《中國韻文學刊》第 2 期，1998
- 曹明升、楊健，〈論浙西、常州詞學的南北宋之爭〉，《社會科學家》第 3 期，2005
- 龍榆生，〈兩宋词風轉變論〉，《詞學季刊》第 2 卷第 1 號，1934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論文探析〈常州詞派的南北宋之辨〉，從張惠言評論南北宋詞人，持南北宋兼美並舉的態度，並無特別尊南重北的詞學觀念，至常州派詞人周濟、陳廷焯更能具體分析南北宋詞的優缺點與不同風格，並指出南北宋詞各自價值與地位。本文作者治學精勤，功力深厚，態度客觀，能掌握相關文獻，闡釋周濟與陳廷焯對南北宋詞的主張，辨析周濟、陳廷焯論南北宋詞並無傾向性的軒輊，而是兩宋各自有不同的特色，可謂分析深入，見解深刻精闢。結論指出常州詞派對南北宋詞的論析及其在詞學史上的影響，分三點論述，實言簡意賅，其中由「南北宋之爭」進入「南北宋之辨」，見解更是精確。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論述常州詞派的南北宋之辨，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詞派的形成，運用對比的方法，說明雲間派之崇尚南唐北宋與浙西派之推揚南宋皆為流派之爭。因而突顯出常州派打破浙派一統天下，矯正時代風氣，及客觀辨析南北宋的可貴性。第二部分論述常州詞派南北宋之辨，舉證說明張惠言、周濟、陳廷焯等皆能客觀評論南北宋詞。而對常州派常被視為「北宋派」，則特別加以辨析，指出三人推尊北宋的言論，皆為對抗浙派影響所採取的做法。本論文脈絡清楚，論述精要深入，對研究詞體、詞論及詞史者，皆具啟發作用。